

文藝新叢第一輯

青年作家選集

施蛰存題

文藝新叢第一輯

青年作家選集

上海市文誼社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初版

文藝新叢
第一輯
青年作家選集

定價



本集
所選
各篇
均得
原著
同人
同意
不變
翻印

編輯者 上海市文誼社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上海文化印刷公司

發行者 上海市文誼社

上海廣東路二四〇號三樓十三室

電話：一三二一四

上海山東中路二二一號

總經理 五洲書報社

電話：九二四七六

序

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負起了應盡的職責；尤其是思想前進，為時代先驅的青年作家們，看不慣這水深火熱的現實，抑不住內心的憤慨，於是用筆尖來揭露當前的黑暗，向着惡勢力大肆討伐。因為青年人的頭腦是純潔的，胸懷是坦白的，青年人的說話完全是真情的流露，也就是大眾所要說的沒有色彩的真聲音，所以青年人的作品在今日的文壇上具有崇高的價值。

上海市文誼社，是以提倡文藝，發揚文化事業為宗旨的組織。當成立的時候，就準備出版純文藝的叢書。雖然，最近的出版界正處於貧乏凋零的狀態，市上所見到的，十九是毫無意識的黃色刊物，在社會活動還為資產階級所支配的都市中，也只有這一類作為他們茶餘酒後消遣的黃色刊物才賣得起錢。但是，我們為貫徹本社的宗旨，實踐本社的任務，並感到青年文學在現時代的重要性，於是不計得失，不問利潤，毅然徵集各地青年作家的作品，編成「青年作家選集」，作為「文藝新叢」的第一輯。

這集子裏所選定的二十位青年作家，雖然都很年輕，但大部份擁有相當的讀者；編選的方針，也以採取合乎現實或技巧精湛的作品為原則。這一點，相信不會使讀者們失望的。

青年作家選集

今日這集子和讀者們相見，就作為從黑暗到達光明的里程碑。我們並以誠懇的態度，期待讀者們的指正。

編者

一九四九、四、二十、

目次

扉頁	徐訏
序	編者

散文

玫瑰和骷髏	鷹子(一)
訴	無名氏(六)
迎春篇	石碣(一〇)
生命的跳躍	方牧(一三)
靜夜	石耶(一八)
新生的年代	金文樺(二二)
童年的回憶	王明義(二五)
歌聲	沈澧莉(二八)
小說	
暗礁	張沐么(三一)

求職

高迅(四七)

二十歲

施雁冰(五四)

傲骨梅無仰面花

張仰白(六八)

戒烟

孫約翰(七一)

鳳凰村

李方正(七四)

詩

青海之濱

藍戈(八五)

人民的世紀

畸田(九五)

五月

袁路夫(九八)

無題

沈先源(一〇二)

當我走進了世界

辛易(一〇四)

明天

沈向榮(一〇六)

封面繪圖：劉造生

散文

玫瑰和骷髏

讓晚風吹亂了我的頭髮，裙子亦被吹得向左右飄舞。這是初秋的夜晚，太陽已爬下山崗，晚霞收斂起絢麗的光芒，月芽斜掛在碧空，幾顆星星正在向我眨着眼。我低低地哼着趙元任的「爬山」曲子，一步一步地向着山頂跑去。

六年前，我和我的游伴們，時常在仙人石上說笑話講故事，或在仙人石旁的一株槐樹上捉「知了」。當玫瑰開放的時候，我拿着柳條編織成的花籃，將野玫瑰裝入籃中；或把野玫瑰紮成一頂瑰麗的花冠，戴上後，跳躍着，又舞蹈着。這已是六年前的往事，在流浪期中，我忘不了這些童年的美夢；尤其是那野玫瑰，它的清香，它的美麗，一直活躍在我心窩中。而今，我又回到這塊舊地；此刻，我又坐在仙人石上，面朝着野玫瑰。雖然，有刺藤纏繞着，周圍的葉子，又那麼密密地擁擠着，但綻開着的野玫瑰，仍很自在地抬起頭向我微笑，它彷彿在說：「這是我們的重逢啦！」

我靜靜地欣賞着野玫瑰。突然，我朝前走去，不加思索下意識地摘下一朵，它太美了，

我要把它插在瓶里，供在案上，讓我獨個子欣賞。繼續地我又摘下第二朵。當摘下第三朵時，冷不防手背上着了一刺，「痛哦！」我即鬆了手，這朵野玫瑰便失落，掉進枝葉較疏的空隙裏。這時，我頓覺自己的行為未免太魯莽與太殘忍了；也許這一刺，正是對我的懲罰。我再看其餘的幾朵野玫瑰，彷彿帶着愠怒的神色，都在生我的氣。我怕，想拔起腿逃跑，但我猛記起那朵掉進去的野玫瑰，我不能擯棄它，我必須把它帶走——雖然我已摧殘了它！

於是不顧周圍的荊棘，伸手向下找；但除摸到一個不大不小質地平滑的東西外，沒有野玫瑰的蹤跡。眼見夜色已經朦朧，我實在找得不耐煩，便撥着旁邊的枝幹雜草，很容易撥出一個洞來。我朝裏探望，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骷髏頭，我恍悟剛才所摸到的質地平滑的東西就是它。心里略微有些恐懼，那朵野玫瑰正被擱在旁邊幾株草根的交叉處，我把它拾了起來。

我疲乏得很，再回到仙人石上，坐下休息，那個洞兒正對着我，那個骷髏隱約可見。這時我想起一件事，是媽告訴我，這故事悲慘動人，不出於編造，而是村里在三十多年前所發生的一件事實——也許這骷髏頭正是這故事的主人翁。

三十年前的一個秋天的某一日，村上顯得那麼熱鬧，多數人家，扶老攜小，穿紅着綠，趕往德隆公公家去吃喜酒。那時候德隆公公可說是縣紳，排場的闊綽，自然不用說。新娘又是馬村有名的閨女，模樣兒長得漂亮，女紅又做得那麼精緻，誰都希望有這麼一個好媳婦過

門。很多媒人穿梭似地在她家進出着，結果被德隆公公聘定了，這是值得德隆公公非常驕傲的事。只可惜那天新郎是病在床上，而且病得很兇，由新郎的妹妹代為拜堂，使熱鬧的場面遜色不少。

本來的婚姻是在冬季，因為新郎老病復發——其實是肺病，德隆公公只有這個兒子傳種接代，請大夫，求菩薩，召鬼魂等，實在忙得不可開交。不知誰貢獻了一條奇策：「冲喜」！據說只要「喜」事一「冲」，病人即能立刻痊愈；也有人說這要看新娘的生辰八字：好的八字可以救人，壞的八字反而促成早死，即使不病，便會尪死。至於算命瞎子更強調冲喜是最見效的辦法。於是提早婚期，女家本想反對這件事，可是女兒既已受了聘，已是別姓的人，結果亦只有隨和。

在結婚後的第三天早晨，新郎死了。未走的客人接着便做了奔喪客，喜事禮堂變成了孝堂；眼淚代替了歡笑；新娘成了未亡人，脫下紅裙，換上素衣，要她在靈幃內啼哭。

只隔一個月，新娘即懸梁自盡了。無疑的德隆公公哀痛兒子的夭折，又更痛惜斷了香火，於是，把一切惱恨都孤注一擲地向這個在他心目中視作爲尪星又稱爲白虎精的媳婦身上推去。德隆婆婆也不能例外。新娘不能受如許被磨折的日子，只有選擇橫在她前面的二條路：自殺抑或出奔。可是在那時候，一個女子出奔是違情悖理與萬惡不赦的事，所以，她只有踏上死的路。

她死後，並不與丈夫葬在一塊兒，理由是：與自殺的人合葬，有損風水，她便孤獨地被葬在仙人石旁——便是如今野玫瑰叢生的地方，而她的墳，僅是幾塊石板和磚石的堆砌而已。

二十年後，有一個中年男人在仙人石旁栽下一簇野玫瑰。他無法找到新娘的墳墓，可是他清楚地知道她安葬的所在地。以後他時常在清晨或月夜，徘徊於野玫瑰花叢前，獨自憑弔不已。野玫瑰靠他的保護和灌溉，漸次茂盛起來；每年都開放得那麼豔麗無比，惹起多少人的愛戀。每當中年人的突然出現，大家不免驚異，後來才知道他便是二十年前馬村裏的一位教書先生。他也是馬村人，平素即傾慕新娘，而新娘亦愛憐他。可是當新娘結婚的前一週，教書先生突然失蹤了，以後亦不知他的下落；——直到二十年後，他又回到這塊舊地。

這個骷髏頭會不會就是新娘子的呢？也許是的，也許不可能，我不敢下斷言。但我總覺得這個骷髏，尤其是這叢野玫瑰，都和這故事有密切的關係。

這時我俯視自己的村子，像一只熟睡的黑狗，靜靜地伏着，與我六年前，不，應該說是與我開始懂得這是我的村子時，兩相比較，很少有所變遷，尤其是風俗習慣，舊勢力餘威等等，依舊存在；那三十多年前所發生的慘劇，也許可能重演。我不禁為古舊的鄉村，惹起了無名的悲哀！

突然，我看見有一個人跑上來，這上來的人會不會是那位教書先生呢？要是被他看到我

手中的野玫瑰，他會不會惱怒？倘使又被他看到這骷髏頭，將會有怎樣的感覺？也許他早已看到，那麼，當他見到現在是暴露洞口，總不是高興的吧？我連忙拿些枯草，堵住洞口，然後掉轉身，走上另一條歸家的路。

• 選自「文藝茶話」•

作者小傳

鷹子
原名鄧亦華，浙江奉化人，現年二十三歲。曾肄業於上海美專，歷在教育界任職。

訴

無名氏

——給友人

一

我憎惡的凝視着這座罪惡之門，這黑色的門，這把世界分成兩個的門。門內，正有人執着屠宰的刀子，作着無聲無血的殘殺與摧毀，全人類文化的光輝在他們的鋼刀下顛覆着。

我於是想起我自己。多可恥呵，我會被溫軟的臂膀拖入這門內，我會被嫵媚的微笑招入這門內，雖然我的手指從未叩過門上的黑色鐵環。

多可恥呵，我會欺騙自己，盲目泅泳在門內的虛偽歡笑聲裏，欺詐的辭色裏，蜂蜜樣的喝采裏，如是消磨自己生命。

我於是想起門。

我於是想起從友人處聽來的，另一個善良的門的故事：

「……設若是深夜，我坐在門內。門外敲門聲響了，一個曾經是我好友而現在是叛賊的人在敲我的門。敲門聲是那樣緊急而震響，如狂風暴雨，一陣猛似一陣。然而，我冷靜坐着，絕不去開門……。最後，在門的最激烈的震撼中，我終於衝過去，打開門，把世界上最毒最狠的惡習與唾罵向門外擲去，接着，「砰」然一聲，我用盡平生力氣再關上門。……」

較之這故事後面所隱藏的堅強的靈魂，我真是太卑怯太無恥了，我值得人們的寬恕麼？然而，今夜，是這樣幽靜而美麗的夜啊！如錦豹子似地，我終於衝出這罪惡之門！

二

門外是一條陡峻的斜坡，我的路不是上升，就是墮落。

「你們在那裏？我的朋友！」

「你們在那裏？我的朋友！」

我的聲音是一柄空虛的劍，與夜的黑暗相搏鬥，終於給黑夜吞沒。

沒有回應。後有共鳴。

我先前在門內聽見的美麗的召喚聲只是虛妄，現在，人與獸都已不再理睬我。

我徘徊在石級上，不知道應該上升還是墮落。「唉，我的聲音何其微弱呢？」

我想起一個十二歲孩子送給我的一幅畫，畫上是一隻貓，反面有着抖顫的字迹：

「看呵，這隻貓可憐，先生，請你做牠的主人吧。」

我又想起歌德的一首詩，詩上描繪一座神像說下面的話：

「唉，可憐的孩兒啊，你心中有什麼難言的隱痛嗎？」

我又想起朋友，朋友與四週的暗夜一樣，有時只是一種空虛。

「唉，我的朋友，你們在那里？」

「噢，我的朋友，你們在那里？」

三

我憎恨外形，因為牠隔絕了人與人，有的人因外形而拒絕別人走來。

我的外形使一些人對我虛偽，使一些人給我以寒冷，沒有人願意看看我的心是怎樣一種顏色。

今夜，我走在黑暗里。然而，我絕不畏孤獨，絕不畏友人之遠離。因為，透過無邊的黑暗，我看見千百萬人在獻出自己的丈夫與兒子，千百萬人在流血，千百萬人在哭泣與歡笑，千百萬人衝過黑暗，往光亮裏走去，千百萬人……

而這——

這就是生命。

。選自「火燒的都門」。

作者小傳

無名氏 江蘇江都人，生長於南京，現年三十二歲。最早期作品在一九三四年散見於大公報。一九三七——四四年之主要散文及小說收入「火燒的都門」及「露西亞之戀」。（「露西亞之戀」為作者第一本集子，一九四二年重慶出版）一九四一年起寫「無名書」，至四三年夏完成「野獸野獸野獸」及「荒漠里的人」，若干片斷則收入「龍窟」。四三年冬，

在西安完成「北極風情畫」，四四年寫「一百萬年以前」及「塔裏的女人」。四三——四七年之哲學雜感及論文則收入「沉思試驗」。（此時無名書第一、七兩卷先後付梓）最近即將寫成出版者，是「無名書」第三卷「金色的蛇夜」。（「無名書」共六卷，作者擬在三年內完成）

迎春篇

生活在這樣貧困苦惱的日子裏，多少人正在想把自己生命的火焰點亮起來，讓它燃燒得格外旺盛而強烈。然而風雨連宵，暗雲密佈，那灼耀的火光畢竟還是那麼朦朧昏陰，如荒野里的篝火，暗淡淒迷；像無力得只有期待着熄滅了的殘燭餘燼，只剩着一點兒影子。

你有這樣的感覺嗎？告訴你，我是在這樣的境界中拖着緩慢的脚步的；生活困倦，然而心底尚有微溫，我還是要迎上新的日子，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我始終慎重地保愛着我這微弱生命的火焰。

世上的路是多麼廣闊，是永遠走不盡的啊！而且「路本來是沒有的，有人走後才有路。」這是前行者給我們留下的真理。自朝至暮，我是踽踽地走着！因為我不會待機躍進，我也不會乘空襲虛。這也許會有人訕笑我的忠鈍和迂腐，可是，我要穩實持重他，仍然照着這樣緩慢地走去。也祇好讓那些會凌雲駕霧的儘管飛去吧！

寂寞疲乏時，我自己便唱着歌，自然我不是供人享樂或者求人賞識而唱的。因為我的聲音是這樣沙啞又缺少色澤，不會挑起那些尋樂者所希望引起的軟綿綿醉迷迷的情慾。我知道他們需要的是紅絳色的葡萄酒杯邊的顫動的節奏，而我自己呢，却只是為抒發生活的負累，或減輕憂鬱的困擾而已。